书评

《白鹿原》成功塑造的悲情

谭凯仕

近日株洲天气转晴,很适合看书,我想起那年冬天读完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运用娴熟的乡土语言将对当时社会的批判融入艺术,把小说写得让人震撼。

《白鹿原》是怎样做到“让人震撼”的呢?首先作者着重塑造了一系列悲情中的女性角色,这些角色都有其鲜明的人格和独特的命运,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田小娥。

田小娥本来也许可以不死,而《白鹿原》不仅要把她写死,还让她死得那么惨。

田小娥是位知书达理、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娇弱女孩,还没待完全成熟,便被父亲卖给了七十多岁的郭举人做妾,十三四岁的花季少女啊,从这一天起,田小娥一生的悲剧便开始了。

后来,她巧遇黑娃,幻想得到最起码的爱与自由,虽然缺吃少穿还住在窑洞里,但她很知足了。

然而,田小娥的“幸福”仅是一闪而过。时代的风云,使黑娃只能把自己的女人独自丢在那个黑暗的窑洞里,让她忍饥挨饿、任人欺凌。

她小心翼翼地不敢得罪任何人,不敢不顺从别人的霸占,却遭遇了更凄惨的人生。那天,她怀着孕睡在炕上,正饥饿难耐。她丈夫的亲爸、那位忠厚长者来“清理门户”,从后腰抽出那把祖传梭镖钢刀,从背后对准儿媳的心脏部位刺去!田小娥姣好的面容霎时变形,她陡然回转腰身,惊异地望着公爹,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父亲)呀……”

还没来得及生娃,便被自己的家人惨杀了!死后还要被人们当做厉鬼,她的尸骨上被人们盖着一座镇压的塔,要让她来生来世也不得翻身。

再就是白灵的冤死。

白鹿原族长白嘉轩的女儿白灵本可以有光明的人生,但她的结局却足可让人难过得好几个夜晚都睡不着觉。

白灵是白鹿原上最美好、最有文化、最有觉悟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她特别坚强,当自己同志被反动派活活填入枯井时,她柔弱的心却能“吞下刀子”。她还有党的未竟事业,并且未婚,正期待着与鹿兆鹏相聚完婚,但她却无法逃脱死亡!

她那么忠诚于革命,死前的那一刻,她还对着那个将要活活冤死她的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深情表白,直至意识到对方一定要将她置于死地时,才绝望了,像一头母狮,凶猛而又深沉地咆哮起来!

死时,她才二十岁。

还有秋月之死。秋月姓冷,父亲是白鹿原的一位名医。

在《白鹿原》中,透过作者的细腻描写,读者看到的冷秋月是一个柔美温和、大方真诚的好女孩。她在出嫁之前只是“冷家大女儿”,出嫁之后是“鹿家儿媳”。那个时代的农村,出嫁在大户人家,本是一个女孩一生幸运的开始,但恰好相反,这正是她悲剧的开始!

新婚之夜,鹿兆鹏是被父亲鹿子霖打进新房的。但后来,鹿兆鹏胸怀大志、远走省城,此后很长时间也不回来。兆鹏说,他接触的人都充满激情、富有理想,而妻子与自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对妻子说过,你也可以逃出去呀!但秋月根本没想外逃寻求幸福,她只是夜夜独守空房,埋头料理家务、孝顺公公婆婆。

这样的生活本也平静,但小说总是要使平地起波澜,接着家中两次“草料”事件,渐渐升级演化,“鹿家儿媳”终于精神崩溃了!她的亲生父亲竟用哑药将女儿毒哑了,说是免得她“胡说”。随后,她便日渐衰弱,只剩一身瘦骨,在寒夜死于炕上,才二十岁。

冷秋月也本可不死,但她却被三位最亲的人害死,天下之悲莫过于此!

书中悲哀一生的女人还有一些,如白嘉轩的第七个妻子(之前死了六个),在为白家辛劳一生后,凄惨地走向死亡。

当然,《白鹿原》不仅仅是塑造那个年代女人的悲情,那些豪情满怀的男人也是悲剧。鹿兆鹏、黑娃等人,都可以不死,但都死得那么让人扼腕长叹!

不过在书中,鹿兆鹏说:“有死亡,就有新生的生命!”

在白鹿原被人尊为“圣人”的朱先生说:“自信平生无憾事,死后方敢对青天。”这位朱先生超脱了尘世,还真是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艺评

聆听笔墨间的文艺细语

——喜观株洲文联优秀作品展

罗九湘

2023年12月一个阳光温暖的上午,我走进神农大剧院,参观株洲文联“流光溢彩六十年”优秀文艺作品展。宽敞简约的展厅内,悬挂着上百幅优秀的展品。展现了当代语境下诸多文艺家的成就,勾勒出株洲文联六十年的辉煌历程。参观者聆听着笔墨间的细语,感受着艺术的力量。

六十年来,株洲文联在文艺的花园里积土垒石,挖渠引水,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又辉煌的历程,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品,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戏剧文华奖、音乐金钟奖、摄影金像奖等全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奖项捧回了株洲。那熟悉与不熟悉的名字,通过本次展会,让人油生敬意。

展厅用图片及说明的形式,向大众介绍了株洲的文艺名人与名家,说说我所熟悉的几位吧。刘强,作家、诗评家,其文常以构思取胜,以文采见长。胡君里,“株洲漫画第一人”,欣赏他的漫画,不能只用眼看,还要用心品,才能达其意,明其趣。曹敬庄,文史专家,他文笔隽永叙写古事,让人感慨历史之厚重。李晓英,“中国弱光摄影第一人”,为生活立像,为历史存照。聂鑫森,凭着数十年的文学功底,构建蕴藉、醇厚的文学风格,体现家国情怀与社会百态。万宁,始终关注现实,面对当下生活,不离不弃社会问题,作品有思想有品位。

展厅有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四个版块。美术块以历年国展入展作品、省展获奖作品为主;周伟钊等知名美术家的展品题材,侧重于株洲的“古、红、绿”元素。无论是人物画、山水画,还是花鸟画,画家都能抓神取貌,生动传情,我感觉到了山水的气势、花鸟的优美……观笔墨,行云流水,浑朴老辣;悟内涵,淡泊超然,岁月无痕。

书法块,有楚石等知名书法家的作品。书法,书道也,是心灵的迹化,是书法家情感、学问、审美的表现。这些展示的作品,以“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之势,圆润间透着遒劲,俊俏中凸现古拙,可说是风神骨气,文墨相济。

摄影块呈现了李晓英等摄影家不同风格的作品,呈现了写实性与艺术性。摄影是在客观世界里制造画面,期待观众去发现一些超越静物本身的东西。在这里,我看到了环保与和谐,一种都市文明亲和力的象征。我相信,摄影家所拍的不止是照片,而是他们的心性、志趣与技艺。

民间文艺这块,展出了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剪纸、漆画及烙画等,可说是构图饱满,造型独特,色彩斑斓,画风质朴。它们勾勒生命之美,展示生态之美,描绘生活之美,各具魅力,显示大家风范。

这是一次发现与感动之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论是用文笔描绘,用光影留存,还是用戏剧舞美,用音乐歌吟,都用心用情用功地为人民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剧评

经典台词,直抵人心

——电视剧《繁花》观后感

马小峰

最近,筹备十年,拍摄三年,杀青四次,根据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由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火爆全网。朋友圈不断刷屏,引发全民话题热议。整部剧不仅故事好、画面美,上演了一场场商战的好戏,剧中台词也是随口一出就是智慧满满,许多简直就是金句,激起了观众的深深共鸣,许多被网友当成了处世箴言。

纵观近年来国产剧的台词,很容易有股段子的味道,显得苍白无力,让人一笑而过。但在《繁花》这部剧里,没有用过于华丽的辞藻,只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人生哲理,让你越品越有味道。剧中“人人心里有杆秤,什么时候可以同富贵,什么时候可以共患难,心里面多少都有数的。”台词讲述了玲子与宝总的人生成长和情感经历,从默契相处,到两人彻底划清关系,玲子砸碎了旧日的夜东京,清理了宝总的一切痕迹,二人从往日的伙伴走向陌路。在这里,这段台词告诉你,人际关系里最好的态度就是:亲疏随缘,爱恨随意,珍惜当下,看淡离别,这才是提升幸福感的最佳途径。

《繁花》中的台词,稳狠准不说,还层层递进,逻辑清晰。我最喜欢的是“关山越难,闯过去是扬眉吐气,又一程山高水远,闯不过去变成了教训,警示后来人。”这句台词说透了人性,凝聚了智慧,将现实剖析得淋漓尽致,探讨了在多重困境下的个人选择与思考。当你老了,回望走过的路,就会发现,你做的每一次选择和决定,跨过的每一道山河,收获的每一个教训,都成就了你的人生。从剧情设置上看,这句台词里有更多的社会化场景,敢于跳脱狭隘的情感议题,切入与人性相关的思考。

好看的电视剧,总能让人记得剧中某些经典台词,也往往能够提升一部剧的传播度,可以高度凝练地概括剧中主题和人物特征,打开故事更深层次的价值内涵与人文关怀,让观众难以忘怀。

王家卫不愧是大导,能将故事讲述得生动感人,剧中那些令人津津乐道的经典台词,再加上沪语版特殊的表达方式,带来了独特的韵味,贴合角色气质,也很符合地域文化背景,让角色在寻常对话中暗藏着生活哲思,几乎完美还原了90年代商界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也呼应了剧情的戏剧性。观众感受到这种特有的烟火气息,为之回味无穷,值得深思和借鉴。

悦读

在故事的融合中涂抹出灵魂的一抹光亮

——浅析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的叙事手法

郭庭佑

正如龚曙光评论“残雪的小说是三种故事构架的复合:一个抽象化的世俗故事,一个戏剧化的心灵故事,一个整体化的象征故事,这三者融成一体”,这句话点明了残雪的小说中具有故事的复合性,而其独特的意识流写法也正是由这种故事的复合造成的。

在她的小说中,往往以主人公的精神触须来叙事,笔触就像是一团透明的、蠕动的、有生命的灰色软体,并以那无穷的触须来引动各种各样的感觉。她是以纯情绪化的精神体验来感知对象,然后通过人的情绪所传达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关系来推动叙事的。《山上的小屋》便是这一叙事手法的典型代表,而我想通过对这篇短文故事架构的分析,初步窥探这一叙事手法的奥秘。

首先,《山上的小屋》开篇的第一句话“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便点明了叙事者就是作者本人,而后一句“我每天都在家里清理抽屉。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坐在围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听见呼啸声。”则明确了全文追忆的笔调。而后的一句写景,同时也出现第一个象征意象群“是北风在凶猛地抽打小屋杉木皮搭成的屋顶,狼的嗥叫在山谷里回荡”,彻底将叙事者拉入了被记忆润色过的世界里,直到最后一段,“那一天,我的确又上了山,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句之后,作者才从精神世界的追忆里脱离了出来,并最后留下了一个象征意象群:“我打开门,走进白光里去,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而在最后一段和第一段之间的故事,则是残雪通过叙事者对往事的模糊追忆所写出的一个戏剧化的心灵故事。

在文中,从“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而不清理抽屉时,坐在围椅里,把双手放在膝头上,听见呼啸声”,再到最后的“然后我打开门,走进白光里去”,这两句话共同构成了第一层故事结构,即一个抽象化的世俗故事;而中间戏剧化的心灵故事,则由窃笑的家人、偷窥的外人以及觉得所有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的这个过去的“我”构成(家、山,还有家与山的中间地带则成为剧场),这些登场人物全部由作为叙事者的“当下”的我的心灵所操纵,并以“捣鬼”作为核心主题,讲述了一个家里面所有人都在疑神疑鬼的故事;最后作者则是以心灵故事中的零碎意象为辅,以开头与结尾部分的核心意象链条为主,构成了全文的第三层故事结构,一个整体化的象征故事。

这样的故事架构,正是为此前所说的情绪化意识流的叙事手法服务的。残雪成功地通过这一叙事手法完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了类似置身于肮脏与恶臭中的窒息感,但又在观察作者描摹黑暗的过程中,仍感到有一抹灵魂的暖色。仿佛是从寒冷的屋内走了出去,被那朦胧温暖的暖光所照耀,这种独特的阅读体验离不开残雪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

戏评

端牢《饭碗》

高世逢

炎陵县戏剧传承中心创排的现代花鼓戏《饭碗》搬上舞台。该剧讲,过去在田里摸爬滚打的传统农耕方式已经不再吃香,现在的农民倾向于快递、养殖、直播带货、农家乐等能快速致富的工作,哪怕远离家乡打工也不愿在家种田,导致农田变成它用甚至荒废。

剧中牛大壮(刘永扮演)、段长根(廖军扮演)、花嫂子(罗晓玲扮演)、狗嫂子(李兰艳扮演)等人,不但对种田提不起精神,甚至面对书记要他们种田时牢骚满腹。一是种田收益太低,收入和支出不成正比,难以满足生活的开销。二是城市繁华、热闹的生活吸引力太大,好不容易可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方便和多元化的待遇,不想再泥一脚,水一脚回到被蚊叮虫咬的种田日子,加之对种田新技能要从头学起,更是麻烦。三是农民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赚大钱、做老板、吃轻松饭,只要有钱就不愁饭碗没粮。正如狗嫂子在剧中所唱:“不是不想种,的确有原因。鬼有天亮要出门,叫鸡公还在笼里打瞌困。蚊子咬来尤小可,关键还有蚂蟥叮。犁耙滚打几斤谷,抵不过一棵黄桃树上的收成。”该剧以点带面,概括了当代农民对种田所发出的不同声音,具有启人心智、寓教于乐的艺术效果。

剧中田书记(凌其锋扮演)面对村民不想种田的诸多理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深知如果农民都不种田,恐怕有天带来粮食危机,如果农民都不种田,不仅将来有钱买不到粮,很可能还要受制于人,对老祖宗传下来的农耕文化传承受影响,对维护国家安全也非常不利,更何况现在的孩子没几个知道粮食的重要性,哪里还有种田一说,长此以往,废掉的不仅是种田大业,还有可能是子孙后代。

剧中喇叭花(邱学葵扮演),在大家都不愿种田的情况下,主动向书记提出把所有不愿种的田全部包下来。这对大家的触动很大,问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很简单:“人生在世,离不开饭碗,放不下筷子。田里没粮,心里发慌。田里有粮,饭碗稳当。就算要赚钱,也要先填饱肚子。”喇叭花的出现,使剧情发展有了新的突破,这种反作用力的创作技法对观众而言或悲或喜都是乐于接受的,加之书记在关键时刻与她一唱一和恰到好处地打出了一张叫人泪眼婆娑的情感牌,使大家感悟到了种田的要义和端牢饭碗的重要性,从而提升了对种田的认识。尤其当书记举起饭碗问大家这是什么东西时,场面感人,叫人热血,剧情得到升华,现场掌声雷动!喜欢该剧的集体表现场面,动静相宜,干净漂亮,加之演员表演到位,给观众带来不仅是载歌载舞,雅俗共赏的花鼓戏表演,更是一堂具有教育意义的农耕文化课。

端牢手中《饭碗》,唱响农耕好戏。该剧是炎陵县戏剧传承中心继《黄桃书记》《送礼》后的又一原创佳作,中心主任吴佳武表示:“我们会精心打磨,为迎接第八届湖南艺术节做好准备。”

观点

看“与辉同行”有感

马丁

1月23日晚,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在抖音平台引发热烈反响。

由《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作家梁晓声、蔡崇达组成的文学大咖团,做客“与辉同行”直播间,与俞敏洪、董宇辉共同围绕“我的文学之路”展开深入交流。此次直播活动是《人民文学》首次尝试以“带货”形式出现在顶流主播的直播间,旨在推广文学,传承文化。

在短短2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2024年《人民文学》杂志销售火爆,共售出超过7.7万套,销售额超过1663万。

上世纪80年代,全国迎来了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各种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拔节而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题材百花齐放,作家、诗人满园争春。文学成为一代人的营养剂,创作写作成为许多人的梦想。当时,书店、书摊、报刊亭成为街头一大景观,买书阅读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书成为慰藉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便从辉煌的顶流滑落,走向式微。

尤其是进入自媒体时代,互联网迅猛发展,终端载体普及到寻常人,直至今天全民习惯于快餐式、碎片化阅读。

而纯文学日益被积压,从当初的“写诗的比看诗的还多”,发展到书报卖不动、没人看,公交火车上,集体低头刷屏的场面代替了人人手捧一本书阅读的风景。与此相应的是:许多报纸杂志甚至是一些伴随过一代人成长的大刊名刊停刊关门,硕果仅存的也在苦苦支撑举步维艰,令人叹息、伤感甚至痛心。

文学期刊由繁华走向没落的背后,难言的就是一种尴尬:文学,是需要钱才能支撑下去的!

作为传播文学作品的载体,作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人,都是需要必要的经费支持的。

虽然,他们往往不追求奢靡的物质享受,不需要多丰裕的生活品质,但起码要满足衣食住行,消费基本的人间烟火。因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很多年轻人视文学为畏途,甚至许多有才气的作家为了生计,不得不退出文学圈,中止创作道路。

而探索文学的生存之道,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如何寻求突围,成为依然在坚守的文学人的迷思。

所幸的是,新时代有这样一批有思想有温度的人,依托董宇辉这样有文学功底的流量明星,为正在困局中的文学,提供了一个宝贵平台,一种崭新思路。通过网红和文学的有机结合,在固有的自媒体的低俗观念特别是直播带货的利益化色彩之上,附丽了高雅的文学元素。之前,董宇辉倾情演绎的多地文旅小作文等,给原本枯燥的文学作品赋予了声光色的美好。

而这次,更通过“与辉同行”这个载体,流量明星、文学大咖一起以通俗易懂、互动共情的方式,阐释文学,带货文学期刊,既辐射了文学的影响力,又可以反哺与滋养文学期刊和作家,从而激励文学爱好者心无旁骛地投身文学。这种独辟蹊径的方式,如能推动文学新的复兴,善莫大焉。